



艺起前行 优秀新创舞台作品展演

特别报道



马上评

一双脚会说话

□ 邵宁

川剧《草鞋县令》昨晚在沪上演。看完全剧,最打动我的是主演陈智林脚。

为了治理水旱之患,耳顺之年的县令纪大奎深夜登上李冰陵,实地查看地形。舞台上没有山,甚至连台阶都没有,但扮演纪大奎的陈智林以川剧程式化的动作,在丑角苏明德的配合下,把上山、下山、踉跄表现得活灵活现,甚至一步踏空,还翻了个跟斗……山高路远,走到脚上起泡,“痛乎哉?大痛也”;穿上草鞋,还是步履维艰;狠心戳破血泡,“痛乎哉?不痛也”!最后,甩掉官靴一身轻的陈智林,用迅捷的碎步跑出了圆场,登上了山顶。

台下,掌声雷动。

陈智林是一位以唱功见长的演员,但他的做功同样令人折服。他的一双脚会说话。堂堂县太爷为什么穿草鞋?他是怎么脱下官靴穿上草鞋的?穿上草鞋走路又是什么感受?其中的情感、心理变化,被他表现得丝丝入扣,合情合理,令人信服。

这场戏长达十多分钟,牢牢吸引了所有的观众,展现了川剧独有的程式之美。如果是话剧,该如何来表现这场戏?感觉很难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传统的戏曲依然有着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和蓬勃的生命力。



台前幕后

一位籍籍无名的地方县令,不爱官袍官靴,独爱穿一双粗糙的草鞋体察民情。在川剧独特的舞台表现形式下,他的形象深深印在了观众的心里。作为此次“艺起前行”展演的作品之一,新编川剧《草鞋县令》昨晚在上戏实验剧院上演,赢得热烈掌声。饰演花甲之年“再出发”的县令纪大奎的,是“梅开二度”的陈智林。

该剧曾获得 2019 年四川文华奖剧目奖,入选 2020 年度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。《草鞋县令》打造历时两年,用陈智林的话说,“我们川剧一度走得很远,但在这部戏里重新找到回归的情怀”。“草鞋县令”脱掉官靴,呈现的是一个本真的自我,因而,舞美也完全遵循传统的模式,传统戏曲的表现力就是这部剧的最大看点。有一处上山的剧情,舞台并没有山,完全靠演员的肢体语言和身段表演展现一场背负。

这部戏,也是为陈智林量身打造的一出戏。作曲李天鑫介绍,这出戏的唱段基本全是纪大奎的,“我们当时开玩笑,《草鞋县令》就是给陈智林的个人音乐会”。陈智林的音域特别宽,别的演员唱 high C 就了不得了,他还能再高 5 度,high F、high G 都不在话下。所以,全剧的唱腔分为三个阶段,开头是柔和的昆腔,中段是抒情的川剧声腔,最后是四川特色的女声帮腔,和纪大奎的唱段在声乐上形成对比,避免男腔造成的审美疲劳。

这部戏的很多演员,来自四川艺术职业学院下属的四川省青年艺术团,这也是学院提供给学生的一个艺术实践平台。陈智林也是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院长,他感慨:“以前我们在 100 个人中选 5 个演员,我们现在可以在 1 万人中选 5 个演员,资源可以更有效盘活。”教学相长,通过这样全新的教学模式,不仅学生能够大大增加实践机会,老师的教学水平也会得到提高。

本报记者 赵玥

脱下官袍
穿上草鞋

《草鞋县令》带观众找回川剧韵味

川剧《草鞋县令》剧照



冯骥才在上海拜访巴金故居 郭影 摄



文体人物

从文人画家到文物收藏保护家 艺术家 冯骥才

年近八旬的冯骥才疫情期间在家“闷”了半年,这一“闷”,“闷”出了新的长篇小说《艺术家们》,刊发在《收获》长篇专号 2020 秋卷。冯骥才与巴金创办的《收获》杂志关系密切,在为他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,他说:“漫长文学路上最深的足迹大多留在《收获》。我是感激甚至是感恩的。”

人群中,冯骥才逾 1.9 米的大个子如桅杆般醒目,但显然,岁月不饶人,作家的背已经不再挺直。“山爬不动了,30 公分高的台阶跨不上去了”,他能做的更多是思考与建议。“我做的是活生生的文化,遇到的是活生生的人。当我回到书房,不是我找文学,是文学找我。”

从小说到现实

小说《艺术家们》的开篇第一句就是:“我一直想用两支笔写这本小说,一支是钢笔,一支是画笔。我想用钢笔来写一群画家非凡的追求与迥然不同的命运;我想用画笔来写画家们才具有的感知。”《艺术家们》的主角就是“三剑客”——三位青年画家楚云天、洛夫、罗潜,上世纪七十年代,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看画册,听音乐,讨论艺术话题,对人生之路充满了憧憬。三人之中,楚云天还兼具文学才能。《艺术家们》的时间跨度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后,这恰恰是中国艺术发展一个巨大的变动的时代。

小说中的主角楚云天和冯骥才有诸多相似之处——他们都出生成长于天津的前“租界区”;他们都学过宋画,冯骥才在写作之前画了十五年的画,工作便是摹制古画,且主要摹制宋代院体派的作品。小说里,楚云天也是一个有着文学天赋的艺术家,常常进行文学创作,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。偶然一笔带到,楚云天与吴冠中相遇时聊到了“中国画为什么重复”,这恰是冯骥才与吴冠中之间经常碰撞的话题之一。楚云天与日本名画家平山郁夫交流什么是“现代文人画”,在现实中,平山郁夫将冯骥才的画称为“现代文人画”。

小说中,楚云天在卖画之后望着空荡荡的墙壁怅然若失,现实中,冯骥才曾经为了保护古建筑而卖画集,看着心爱的画作都离开了自己,空荡荡的墙壁顿时有了种家徒四壁的苍凉感。

诸如此类细节一一比对,便令人忍不住地直问冯骥才:“楚云天是不是以您自己为原型,就是您生活的写照?”“文学创作要从生活来,肯定有自己的影子,但绝不是我的翻版。既要有机融合社会各式各样的因素,也有艺术虚构的成分。”冯骥才这样回答。冯骥才写过韩美林,“在遭受磨难之时,他低下头,用脚尖渗出的点点鲜

血,在沙地上画了一只鸡。这是草根的精神贵族,我就想写这样的艺术家。”

从周庄到全国

冯骥才说:“我走上文化遗产保护这条路的起点,在周庄,在上海。”

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,冯骥才的画展在全国 6 个城市展览,1991 年在《收获》杂志的帮助下巡展到上海美术馆。其间他去了尚未开发保护的周庄,发现柳亚子创办南社之处的迷楼正被当时的主人挂牌出售,标价 3 万元人民币。冯骥才说,正好有人喜欢我的画,就卖画吧,用卖画的钱款买下迷楼以后搞活动时用。孰料,迷楼主人得知后,立刻坐地起价,涨到了 10 万。“我说再卖几幅画吧,凑!”正在争取的过程中,周庄的负责人告知冯骥才,说房主知道自己的楼价值就不准备再卖了,如此这番,楼算保下来了。“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,原来我卖画的钱可以保护文化遗产。”

卖画救古建的情景果然随后就在冯骥才宁波画展上实践了。当地有个贺知章祠堂,因为破败得厉害,正要维修,急需资金 20 万,当地文联哪里一下子拿得出那么多钱?“那我卖 5 幅画,4 万一幅,一共 20 万,捐给文联,正好可以用来维修祠堂。”就这样,祖籍在宁波的冯骥才救了贺知章祠堂,如今,祠堂已成为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。

2004 年冯骥才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“民间文化基金会”,启动资金 200 万元全部是卖画所得。“苏州博物馆办展览那次,画都卖完了,卖了 350 多万元,我当场全部都捐了。”就像小说中楚云天一样,“我站在屋子中间请人拍了照,觉得有点悲壮,不过男人有时候需要悲壮。”然而,冯骥才一直忙于对中国正在迅速消失的古村落的呼吁保护,又何尝不是悲壮的呢?这些,与他的文学创作,是平行的,又是交织在一起的。

令冯骥才欣慰的是,后年可以正式对外开放的天津大学里的博物馆,将会有数千件他捐赠的收藏,包括他从事文化遗产抢救的珍贵资料,一代知识分子重要的田野考察资料,还有版画、雕塑、陶瓷等各类艺术作品,也将会有他成体系的一部分作品,供后人和学生学习参考。

本报记者 徐翌晨